

不在乎虚无飘渺，只要勇敢地走
不奢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

指缝

网络中

你是我的爱与真诚

认识你的感觉

就像在摄氏六十度的沙漠中

痛饮了一口十五度的鲜扎啤

那种感觉只能用三个字来代替

爽死了



● 陈波，生于七

十年代，十七岁即在

国内报刊发表作品。

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

现在某报任记者。工

作之余，喜欢读书交

友和徒步旅行。



重庆出版社



ZHIFENG



* T247242 *



指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缝/陈波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ISBN 7-5366-6243-2

I. 指...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890 号

指 缝
陈 波 著

责任编辑 王从学 罗玉平
封面设计 刘梁伟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00 千 插页 2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6-6243-2/I·1149
定价:21.00 元

故事提要

花季少年，雨季世界，从指缝中看过去，外面的一切是那么迷离恍惚，朦胧中几多惶惑与伤感。

父母因公而亡，使天涯从小成为孤儿；父亲失踪，母亲患上精神病，正在上高中的伟仔不得不辍学回家，用稚嫩的肩头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表面上看似有一个幸福家庭的女中学生杨点点，却从小饱尝了父母不和的孤独人生。三位在网络世界中互不相识的侃友，原来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同学和密友。伟仔靠着与天涯拾破烂赚下的钱，搞起了摩托运输。就在他办起运输公司事业小成时，却被黑帮枪杀在街头。为了给伟仔报仇，天涯和点点作出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抉择，上演了一出爱恨情仇的悲情大剧，也因此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虚幻空间，万花迷眼；真实人生，刀光剑影；虚与实，伪与真，春花秋月与苍凉孤独，万花筒般旋转。真情真爱真恨，人性或善或恶或善恶皆备，有几人能看透雨雾迷濛？



我看到一
个女孩
痴痴地站
在那儿。

哐当！牢门被打开了，我和十来个像我一样戴着手铐的男女，刚跨出牢门，便被推上了同一辆卡车。卡车拉过煤或蔬菜什么的，车箱又黑又潮，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儿。囚犯被分成两排，默默地坐在卡车上。大卡车的两头坐着持枪的武警，大睁着眼睛，警惕地盯着我们。

夜幕渐渐地降下来，天欲黑未黑。

吱吱……咯咯……看守所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大卡车像一只蜗牛，慢慢地驶出幽暗狭窄的陋巷。

灯光远远近近，照着空旷的城市街道。秋天的街道上刮着风，“啾儿啾儿”地锐叫着，几片被风扬起的纸片儿，像盛夏夜晚的蝙蝠，在苍黄的城市上空翩翩起舞。

在第三盏路灯下，我看到一个女孩痴痴地站在那儿，向着通往监狱的小巷探望着。当她看到从陋巷里开出的这辆装满囚犯的卡车时，便挥动双臂，踉踉跄跄地奔过来。

指缝

穿着白色
长裙的点
点从地上
爬起来，
宛若风中
摇动的芦
苇。

天涯、天涯，你在哪里？

天涯、天涯，点点想看看你……

那是点点，穿着洁白长裙的点点，留着披肩长发的点点，声音柔美甜蜜的点点，星星一样温情脉脉的点点，刀一样刻在记忆中的点点。她手里提着一只沉重的旅行袋，那是她和伟仔买来准备送我出门旅行的大包，鼓囊囊、沉甸甸的。她提着沉重的旅行袋，跟着向载满囚犯的卡车奔来。

卡车缓慢地向前行驶着。突然，点点跌倒了，她倒在空旷冷漠的大街上，路灯的晕光像追光灯一样，照着倒在大街上的点点。

点点穿着白色的长裙，披肩长发被夜风掀起来，像无数黑色的鞭子，抽打着夜空，抽打着我漆黑的眼睛，抽打着我茫然的心。

我看清她了！我的心在流血，我失声喊叫起来：“点点！点点！点点哦……”

一位中年囚犯抓住我的肩头，把我狠狠地按倒在座位上。

卡车绕开倒在地上的女孩子，突然加大了油门。

穿着白色长裙的点点从地上爬起来，宛若风中摇动的芦苇，踉踉跄跄地奔跑着，哭喊着，追逐着绝尘而去的大卡车。

天涯！天涯！你在哪里哟……

旁边中年囚犯紧紧地抱住我。我声音哽塞，欲哭无泪。

街灯愈来愈暗淡，白色长裙愈来愈暗淡，城市愈来愈暗淡，道路愈来愈暗淡，我的一切熟悉或者来不及熟悉的一切，愈来愈暗淡。

我蒙住双眼，眼睛从指缝间望出：世界在汹涌的大海上扬起跌落，宇宙在大海上扬起跌落，辉煌的、黑暗的、美好的、丑陋的，所有值得留恋或不值得留恋的，都在这一刻化成模模糊糊的泪雨……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何处去？

我像一茎草叶，被风扬起，然后被重重地摔落。

我像一枚玻璃球，从指间弹出，滚向黑暗的宇宙。

我懊悔吗？我忏悔吗？抑或……

我就像坐在失去舵手的海船上，海船在海流中浮动，我只能徒然地望着茫茫苍穹，望着太阳，望着月亮，望着满天的繁星。

繁星点点。一颗星从天空中一掠而过，消失在无垠的溟濛中。

它是谁？

一颗星从
天空中一
掠而过，
消失在无
垠的溟濛
中。

指缝

出口伤人
会烂舌头
的。



指缝

嗨，MM，近日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

那能没干什么呢，像你这样的极品 MM。

那你说我能干什么？

能干的事很多哦，比如，想我一下什么的。

想你去死！

不要这样嘛，MM，出口伤人会烂舌头的。

是吗？

是啊，再说，人家好喜欢你哦。

谁让你喜欢了？

爱人无罪嘛，怎么这样呢。

我就这样，怎么了！

得得得，咱不自作多情，我要下了。

自己滚！滚吧、滚吧，快点滚吧！

她用《相约九八》的曲子谱了这首让我滚蛋的词。我想，要是王菲和那英听见，准气个半死不可。

好啊，你这小妞，别指望我再理你。我在屏幕上

打出了一个愤怒的表情，又敲出两个 88，做出真的要走的样子。

不要嘛，我错了、错了、真错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红红的吐着舌头对不起的表情。

每次都这样，当我真的生气要走时，那边立刻软了，千求饶万求饶的。隔着电脑，那边的人叫波菲猫，自称性别非男性，十六岁，是我的网上烂友。我们每周在线聚会两次。这家伙，有典型的自虐倾向，每次都先刺激得我暴跳如雷，待我小骚货，小贱人的把她大骂一通，她立码通体舒畅，小鸟依人起来。

当我真的
生气要走
时，那边
立刻软
了。

在罪恶的网络世界

你是我惟一的爱与真诚

认识你的感觉

就像在 60℃ 的沙漠中

痛饮了一口 15 度的鲜扎啤

那种感觉，只能用三个字代替

奥 死 了

如果有人问我

你想让这种感觉持续多久

我希望

像周星驰哥哥对紫霞仙子讲的那样

是五百年

不 一万年

这是我写给波菲猫的情书，我敢对全世界发誓，我这话说的，比周星驰对紫霞讲的不知真诚多少倍。

指 缝

像我这样
聪明的人，怎
会被一个叫
波菲猫的家
伙搞得神魂
颠倒。

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真话。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怎会被一个叫波菲猫的家伙搞得神魂颠倒。

我认识波菲猫，是好久呢？应该是十六岁吧。我十六岁的生日，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刚学会上网不久，还是个初级网民，整日敲敲打打地在网路中东突西串。其实，我的第一个网络好友叫大熊，很兽性的名字，大熊自己取的。大熊对自己的名字十分热爱。他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孤独的外出。大熊是个大二岁的高中生。初中毕业时，大熊和他的父亲大吵了一架。大熊为了反抗他父亲，背了个小包袱而出走了。伟大的大熊出门时只带了一百元钱。他半工半游，从南方流浪到了北方。大熊无比兴奋地见到梦寐以求的燕山山脉。

大熊在电脑的那端极尽所能地向天涯描述着燕山的雄奇，壮美。大熊说，他在山上行走了将近半个月，走的全是昔日马帮行走的古道，野树夹道、怪石狰狞。大熊夜宿农家，渴饮山泉，终于登上了燕山的最高峰。那是一个下午，太阳已经偏西，穿着撕得烂糟糟牛仔衣裤的大熊，发根直立，面似黑炭，双手血肿，像个野人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大熊眯上眼睛，感到西下太阳的每一缕光线都像镀上了黄金，金灿灿地在眼前跳跃。几天前还感到高不可攀的燕山，此时像温柔的孩子，匍匐在脚下。大熊说在这里还有一个发现，有好一会儿，他不知是睡着了，梦魇了，他看

到自己全身长满了黑色的毛发，鼻子尖尖的，摸上去冰凉冰凉。有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告诉他，回去吧，回去吧，你终于看到你自已了，你原来是这里的一只熊啊，一只熊。大熊蓦然惊醒，天上已升起闪闪北斗。夜幕缭绕之下，大熊仰天长啸，泪流满面。

我说大熊你可真是独具慧眼啊。大熊在电脑那端红了脸，哪里哪里，太过奖了，大熊说。不过，我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名，强烈要求把我爹给我取的张大狗改为张大熊。我爹拿着大棒子要抽我，我挺着胸脯说随便，我爹瞪了我足足有半个小时，然后把棒子扔在了一边，喘着粗气说：罢了，罢了，儿大不由爹。

我对大熊热爱的原因是亲爱的大熊对我无限宽容，就像大熊固执地认为自己前生是一只浪荡山林的黑熊一样，我始终认为自己是猎人，是个世代代在山林中狩猎的猎人。

我的童年在外公家度过，外公住在四川东部一个无名的古老山寨，山高林密，罕有人迹。外公祖上传下来一支鸟铳，我把它叫做火药枪。其实，那也就是一根钢管，用铁皮固定在一个木槽上。木槽后面有一个弯把，击发、瞄准什么的，都必须借助于这个弯把。这种火药枪是从前面装弹的，填些火药、铁砂子、玻璃渣，打出去好大一团，直径近十米，什么野物也跑不掉。我的外公对我说，他的爷爷曾带他出猎。有一次走到深山密林处，看见一群斑鸠，黑压压

我对大熊
热爱的原
因是亲爱
的大熊对
我无限宽
容。

指缝

全身情不自
禁一阵抽搐，面
部开始可怕地扭
曲。

一片，足有几百只。我的远太祖父，蹑手蹑足靠近目标，屏息静气趴在草丛中。那是个早晨，太阳升起才一点点。远太祖父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一滴滴亮晶晶的露珠儿。那些露珠儿，在阳光反射之下，就像眼前四处张望的千百只斑鸠亮闪闪的眼睛，又像无数蓬勃的生命。远太祖父略微停顿了约三秒，但是猎人的本能还是促使他眯上眼睛，瞄准目标，毫不犹豫扣动了扳机。噶！一声巨大的轰响，扑扑扑，林子里无数鸟翅扇动，无数鸟声凄鸣，血宛如红绸一般舞起，鸟儿石头般纷纷坠地。远太祖父无比兴奋地跑了过去，一看地上却傻眼了：射击前明明看到的是一群斑鸠，怎么突然生出那么多不同的鸟儿呢？锦鸡、腹鸡、啄木鸟、白头鸟、喜鹊、乌鸦，甚至还有昼伏夜出独行侠似的猫头鹰。鸟儿们的眼睛一片黯淡，黯淡而圆圆的眼睛，像一首首哀婉的绝唱，向天无声而涕。林子中乍然风起，刚才还是朗朗晴空瞬息间一片铅灰，寒意袭面。远太祖父装弹的手突然痉挛起来，全身情不自禁一阵抽搐，面部开始可怕地扭曲。

几近瘫软的远太祖父被背下山，在床上一躺不起。从那时起，每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远太祖父双手及全身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双目迸突，口中哀叫，似有千万只鸟嘴在神经上啄咬。远太祖父躺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临死时他给后人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不要再打猎了，我们世代狩

猎山林，杀生无数，孽缘太重，必遭报应。

太祖父那一辈人，都严格遵循着远太祖父的遗训。到外公长大成人时，却不顾远太祖父的遗训，违禁钻进了山林。

外公那年十八岁，身材魁梧，力大如牛，一餐能吃掉大半只狗，一日要吃半升玉米。从小和远太祖父在山林中奔跑的外公，早已习惯了茹毛饮血，根本无法长久守着远太祖父老人家的遗训。据姨妈讲，那天是外公的十八岁生日，外公一早起来，将那只搁了快十年的鸟铳找出来，刮掉铁锈，用隔年陈猪油将枪身擦得锃亮。外公那天谁也不搭话，只顾闷头擦枪。一家人都被外公的反常搞得不知所措，大块의腊猪肉、腊地瓜干、苞谷烧酒，放在桌上，谁也没去动一下。……深夜，外公带着那只擦得锃亮的鸟铳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后，接连三天三夜，外公没有任何消息。第四天，天刚麻麻亮，曾祖母听见院子里扑的一声，好像有个什么东西扔了进来，就急忙穿上鞋，打开屋门。天啦！曾祖母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半天没回过神来。院子门口，正蹲着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虎头上王字倒立，硕大的虎头微低，似乎正啃啮着一只牛犊。院子中霜冷似雪，臊腥逼人。

曾祖母的叫声把村里人都惊醒了，人们拿着刀叉、棍棒、鸟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来，小心翼翼往前靠。令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老虎任凭人们在远处敲锣打鼓、挥棒呐喊，却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好像

院子中霜
冷似雪，
臊腥逼
人。

指缝





他的生
死、去向
可能成了
山里人
永远猜不
透的谜。

指缝

悠闲地享受着丰盛的早点，又像在等待人们走近之后，再傲然长啸，仰踢奋爪一跃而起发动突然袭击。后来，村里几个胆大的，挺着长矛，一步一步靠上去，先用棍子点点，再用脚踢踢。嗨！他们吐了口长气：哇！原来是只死老虎！死老虎跑到院子里来了，看看，大家竟然吓成这个样子。

人们七手八脚将死虎翻过身来，死虎的前脖颈下面中了铁砂，但只伤及皮毛，显然打枪人是从下面射击。几个老猎手说：这猎手是个青屁股后生，打枪没经验，射击距离太远，打猛兽，弄不好会送命的。在老虎的腹部，人们又发现好些血窟窿，是梭标戳的。有一个窟窿，梭标的标头还留在外面。曾祖母扑上去，一把将梭标拔出来。她认出这梭标正是自家用过的。曾祖母呼唤着外公的名字，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大家这时才发现，村子里少了一个人。人们循着血迹，慢慢往村外搜索，希望能在哪一个草垛或柴屋中，将气息奄奄的外公拽回来。但是，血迹已在村口被什么动物舔得干干净净。在村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鼓动下，村里人放出狗，三五成群，找了几天几夜，仍然没有任何踪迹。大伙断言，外公被这只老虎咬得半死，气息奄奄时很可能被其他什么猛兽吃掉了……

假如外公从此消逝，他的生死、去向可能就成了山里人永远猜不透的谜。令人震惊的是，几年之后，他又奇迹般地回来了，还背着家传的那只鸟铳，断了

一条腿，身后跟着个扎长辫子、白白净净、低眉顺眼的女子。

关于外公这几年的去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外公与虎搏斗时，掉下山崖弄断了一条腿。恰遇这女子的父亲夜走深山，侥幸将他救了下来。外公在那女子父亲处养伤，伤好了之后感念其恩，不惜多住几年，与那女子产生了感情，后带回老家被娶为妻子。后一种说法，说外公一枪未把虎打死，虎怒，冲下山崖与外公拼命。危急时分，一支红军小分队过路，几名红军战士齐心协力打死老虎，将外公救了下来。红军战士对外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热血喷涌的外公将死虎拉进自家院子，随着几名战士一头扎进了茫茫夜色。

随后的征战中，家传的鸟铳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据说在一次红军反围攻中，外公所在连扼守一个要隘。白军以超过几倍的兵力，在大炮掩护下向阵地猛冲，眼看就要突破最后一个U形的天然屏障。情急之中，外公将鸟铳里面的药装得满满的，悄悄潜到U形阵地附近的一块岩石下。敌人蜂拥而至，已冲进U形口中，砰！外公突然扣动板机，火药枪喷出的火药散开几十米，大部分进入U口的白匪被打得满脸开花，嗷嗷乱叫着逃命。后面的白匪部队被打愣了神，不知红军使用了什么新式武器，一时竟停止了攻击。已被压缩至最后一道防线的红军官兵趁机杀出，捡起白匪兵遗落在地上的枪弹，打退了敌人的围攻……

外公那一枪究竟放倒了多少人？是我一直想弄清

断了一条腿，身后跟着个扎长辫子、白白净净、低眉顺眼的女子。

指缝



民风剽悍，女人们放牛割草，耕田犁地，骂俏偷汉，丝毫不让男人。

楚的问题。他如何断的一条腿？还有那个应该是我第一任外婆的女子是谁？外公是如何将他带回家的，也未听到哪个刻意提起过。不过，据说，外公对那女子很好，好到曾令我们山寨中所有男女感到不安。那女人白净，但很瘦弱，不爱讲话，极少出门。我们那儿的民风剽悍，女人们放牛割草，耕田犁地，骂俏偷汉，丝毫不让男人。那女人不要说下地，连牛草都未打过，出门还打把伞，说是怕太阳晒。与人讲话，爱在嘴上捂张手帕，像要咳嗽的样子。

外公在后院养了大群鸡，几只猪、羊。他已不能上山用枪打猎了，但他会使套子。拴了许多野物，剥了皮，烘干了肉，拿到外面卖了，换来当时极珍贵的白糖，红糖什么的。鸡生了蛋，外公把它捡起来，细心放好。每天清晨，热热的煮一碗糖水荷包蛋，送到那女子床前，看她喝下去才出门上工。

那女子有咳血的毛病，外公四处求医仍未治好。不到三年，就吐血死去了。外公买了极好的棺材将那女子下葬。下葬那天，外公打了一壶酒，棺材埋下后，外公一仰脖，将整整一壶酒全部干光，醉倒在刚砌好的新坟上。外公此后无意再娶，直到解放前夕。外公将近五十岁了，才在族人张罗下，娶了本村比他小近三十岁的一个穷人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婆。外婆进了门，一口气为我生下了六个如花似玉的姨妈。

我是五六岁时，从妈妈及其他亲戚的口中，断断

续续知道了太祖父、外公的那些事。那时，外公已经很老了，胡子白白的，整日坐在屋子里，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我的整个童年似乎都在外公的沉默中度过。鸟铳还在，但是已经没见一颗弹药。我没事时整天抱着它，瞄准一个地方：啪、啪、啪地放空炮。

太祖父，外公的那些故事，在山寨流传甚广。我想，那也许不过是我们家族不安分的一种善意批评吧。那好多的故事，没准根本就是杜撰。但是，对于我家世代行猎这一点，我确实深信不疑的。真的，直至现在，我看见锋利的刀刃和任何武器的扳机，心中就莫名其妙地兴奋、颤栗。我想，让锋利的刀刃划过肌肤和扣动扳机让子弹穿过身体，一定有着异样的快感……但我知道，这是破坏者的快感。我是一个破坏者，我的灵魂里天生有着毁灭别人的欲望。

我认识大熊，是否就是因为这种欲望。而大熊，他是否就是爱上了我的这种欲望呢。记得那天下午，我刚上线一会儿就被一个叫旋风腿的家伙缠住。那大概是个身体强壮，外表丑陋，男性荷尔蒙过多，找不到马子又无处发泄的家伙。他一搭话就不管不问的，只顾大谈足球，什么罗纳尔多的门牙，韩国人的拼命精神，搞得我不胜其烦。我告诉他我不喜欢足球。他就一遍遍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足球呢？那可是全人类的运动啦，会让男人们发疯啦，你不喜欢，你还是男人吗？我说我为什么不是男人，我不喜欢足球就不是男人了吗？他说，不喜欢足球只能算半个男人。最

我想，让锋利的刀刃划过肌肤和扣动扳机让子弹穿过身体，一定有着异样的快感。

指缝

